



上 册

远方的呼唤·····	长 山(1)
渴望单纯·····	范圣玺(5)
水藏在冰里·····	张绍民(9)
甜蜜账单 ·····	卫 慧(14)
“坏学生”与“好学生” ·····	高 欣(16)
美的诱惑 ·····	竹 林(22)
越过一片沼泽 ·····	王永安 艾明波(25)
不远的地方 ·····	陈 勇(27)
面包·牛奶的故事 ·····	于宝梅(29)
生命不止一次 ·····	王业群(33)
越过路牌走下去 ·····	邓琮琮(38)
没钱用的日子 ·····	杨 媛(42)
琴在匣中何不鸣 ·····	王照东(44)
走进秋月圆 ·····	周晓东(46)





没有河流的城市	曲 近(49)
枫叶再红时	刘雪莹(52)
感悟秋天	浩 然(55)
雨夜断想	陆 尘(58)
立 秋	田友桂(61)
城市稻草人	星 汉(63)
家 园	廖 华(65)
与生命的对话	尤 今(68)
又是橙黄橘绿时	梦 兰(71)
来自天堂的雪花	绿 妖(75)
青春之门	赵 冬(77)
上 路	吕 正(80)
目 的	保 平(82)
太阳落山之前	莽 汉(84)
声 音	都荣生(87)
第三只眼	蔡应律(89)





卖蜂蜜的女孩	王绍杰(94)
窗前一盆五色梅	王秀霞(99)
吹箫岁月	杨菊梅(101)
你到底要什么	冯敬兰(104)
太阳总在那里升起	玛尼娅·O·曼明歌(108)
化妆生命	宋红岩(111)
往昔的梦	潘澈滢(114)
秋天随想	王 力(118)
生 命	山口百惠(122)
寻找水滴	姝 月(126)

下 册

新娘的嫁衣	胡 晶(129)
只为你的眼睛	史文智(131)
拖 鞋	许 许(134)
请不要给我写信	毛 璇(138)
一片毫毛的旅行	亨利·米修(141)
心理游戏	文 虹(144)





生活的抉择	王继增/译(146)
最大的鱼	徐 佳(149)
忧愁待与谁诉	孙桂芳(151)
话的力量	巴甫连柯(154)
母亲的鞭策	罗素·贝克(157)
放大爬犁坡	雷学胜(160)
送出去的康乃馨	廖辉英(164)
忍无可忍	吉恩·佩雷特(168)
寻找自己的星座	迟洪涛(171)
陌生人的红苹果	黄文婷(174)
一次奇特的谋杀	常静月(176)
聆听教训	陶 陶(178)
舞曲依旧	郭小聪(182)
爸爸的围裙	丁 伟(185)
怀念腊八	路起忠(187)
挖洞游戏	曲 近(190)





钓鱼情趣·····	张 荣(192)
老 抱 子 ·····	刘国强(196)
亲 情·····	杨世德(202)
丁香岁月·····	杨晓玲(210)
离婚照片·····	林 子(218)
江边的童年·····	厚 蓉(221)
一个书记的妻子·····	小 咪(224)
拔去心里的草·····	佚 名(228)
我的婆婆·····	邵湘君(231)
父亲爱吃鸡头·····	李 颖(233)
空 隙·····	李 哉(235)
人过三十忧患生·····	行为社(238)
平民的幸福·····	竹 马(241)
露天情结·····	孙怀芳(244)
春 节 ·····	张艳妹 (249)





远方的呼唤

◎
长
山

听筒里传来女儿“蓓蓓”的声音，“爸爸，听妈妈说，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你不在家，今天，是我十岁的生日，你又不我的身边，难道我二十岁生日的那天，你又……”

女儿显然是在埋怨我。

听老人们说，女孩子真正属于父母的时光只有二十几年的光景，而父母为她操办的“重大”生日只有三次，一岁，十岁，二十岁。

这话听起来确实带有浓浓的紧迫感和伤怀感。时代虽然不同了，可传统习俗的影子时时刻刻都在占有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，自觉于否，容纳于否，反正这已成了百姓约定俗成的规矩或真理，诸多人都遵循这个并没有什么白纸黑字的“准则。”

孩子不愿意离开爸爸的心情如同不愿意离开妈妈一样。为了让孩子生日期间高

与
生
命
的
对
话

1





兴，我在她生日前的二十天里，相继从北京寄去了平时她最喜爱的小礼物和生日贺卡。可孩子终究是一天天长大了，她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通过电话和邮局里得到的喜悦和慰藉，她更需要那父女间近乎平常的目光和目光中饱含的一切。

孩子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第一天起，就接受着三代人的呵爱。职业的原故、她一直成长在一个充满歌声和笑声的氛围里。姨爹姨妈捧着、舅父舅母宠着她，爸爸妈妈爱着她，爷爷奶奶护着她。即使大家在紧张繁琐的工作中，也少不了对她施洒那份真挚的爱。她用心在琢磨，在感受，在领悟，在自我欣赏，对自己拥有的那片空间充满了无畏、踏实和自信。

她两岁的时候，就心眼儿十足，有点什么小事儿老放不下，偏要弄个究竟才能罢休，还逐渐地染上了“小公主”式的性格。记得三岁半的一年夏天，当她看完动画片《小雪人》中的雪孩子被大火吞没后的情景时，连几天都高兴不起来，俨然似一个受了百般委屈的小天使。她不懂什么是理想，什么又是现实。她只知道雪孩子不该死，不能死，还一天到晚缠着妈妈问长问短。

人世间的每一个有情感的躯体，都是那么对美好事物抱有一种如痴如醉的理想色彩，渴望长久。作为一位父亲，何尝不愿时刻守候在自己的孩子身边。我想起了一位女学者的话，“孩子，现在的久别、是为了今后不再久别。”

作为父亲，此时才觉得欠孩子太多太多，面对那来自远方的阵阵呼唤，我似乎无颜面对，无言对答。那颗焦灼的心



像静夜里的繁星害怕黎明的曙光一样，躲在厚厚的雾层里
... ..

十年奔忙，十载厮杀，弹指一挥间。

记得孩子一岁生日那天，我正逢四上贵州艰苦创业，十年后的今天，“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，”我北上京城，进鲁院学习，又错过了她十岁的生日。真是“身上有多少称呼，肩上就有多少担子。”如果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父亲，对于孩子的这种埋怨将不仅仅是生日意义上的埋怨，还有那埋怨后的许许多多。冬日的北京，寒意十足。我坐在鲁院空旷寂静的教室里默默沉思，孩子的相片横立在课桌上。忽然间，一种父亲独有的真爱占有了我思绪的所有的空间，随着烟雾疲惫的盘旋，升腾，跨越，再升腾，再跨越。

我——站在窗前，耳畔传来风的号叫声，被吹落的片片黄叶有些都摔成了碎片，可它们还是在地上舞动着身姿，倒下了又站起，直至在那冰凉的水泥地板上荡起飞扬的尘雾，留下刀刻一样的痕迹。

是的、我明白了。没有叶的凋零，没有风的残酷，没有枯枝吟唱的凄凉，又那有绿满枝头，蝉鸣蛙唱，莺歌燕舞的情结呢。

眼前的一切，被匆匆飘洒来的雪花凝聚、覆盖。轻盈盈的身姿百态千奇般洁白着这个世界；孩子，爸爸在远离你的地方，仿佛又听到了你的呼唤，愿你能在睡梦里听到他为你唱一支心中的歌。春天到，春天到/又见小鸟和小草/小鸟枝头把歌唱/醉得小草弯了腰/春天到、春天到/又见花儿和嫩

苗，花儿处处露笑脸/乐得嫩苗蹦蹦跳/歌声笑声飞蓝天，织出彩虹千万道。

校
园
文
学
丛
书



人世间的每一个有情感的躯体，都是那么对美好事物抱有一种如痴如醉的理想色彩，渴望长久。作为一位父亲，何尝不愿时刻守候在自己的孩子身边。我想起了一位女学者的话，“孩子，现在的久别、是为了今后不再久别。”





渴望单纯

◎

范圣玺

“单纯”实在是个好词儿。不过你若以“单纯”来赞许年轻人，却未必能讨得人家欢喜。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常说我“傻孩子”，那时我总是竭力声辩“我不傻”，甚至会委屈得声泪俱下。待慢慢长大了，才体味到妈那句话里深切的爱意。我常想，有一天妈还能手放在我头上，再说一次“傻孩子”，可妈再没那样说过。

单纯时不识单纯的滋味，也不愿正视单纯，骚动着想摆脱单纯。背着大人抽烟，似乎手里夹支烟卷便长大了，尽管嘴里的滋味并不好受；本能地排斥父母的一切忠告，为点小事便嚷着离家出走，实际上口袋里分文皆无；总是忧郁痛苦，怀才不遇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……

单纯时成熟是燃烧的渴望。这渴望很具体，具体到长大了便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长大了不再有大大小小的考试，长大了挣钱买辆新单车，长大了可以和那个叫凤儿、

与生命的对话

5





珍儿的女孩子到公园的石椅上谈恋爱，拉她的手，长大了当医生治好妈妈的关节炎或者当工程师、教授、将军然后衣锦还乡，让所瞧不起自己的人后悔……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觉自己真的成熟了。儿时的梦幻不再空灵美丽，许下的诺言破灭了却不以为然，你不再相信假的，也开始怀疑真的。郭富城、黎明的歌太闹，姜育恒的忧郁还尚存一点魅力；琼瑶开始发腻，贾平凹越来越令你着迷；一个人独坐家里的时候多了，参加聚会的时候少了；想要说什么想了想终于没有说的时候多了，和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少了；想老婆的时候多了，想父母的时候少了。再后来便是想儿子的时候多了，想老婆的时候少了。你忙着回答儿子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问题；变着法儿告诫他不能抽烟喝酒，不能谈恋爱；找他的老师了解学业，揭开他的床铺查看是否有不该看的书。你觉得他不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听话，甚至为他没大出息而后悔失意。真到有天他不在身边了，你戴着老花镜坐在阳光下看他儿时的照片，思想起他带给你的欣喜，感念他是天下最乖的好孩子，早早买好他喜欢吃的东西，守候他匆匆归来的那个星期天。那时候你脸上有了皱纹，头上飘着白发。你真的熟透了，像秋末高高挂在树枝上的一片颤抖的黄叶。

当你被成熟压得很疲惫时，你才体味到单纯的魅力，才懂得单纯的可贵。

我在青春年少时就不敢直面自己生存的那方空间。屋顶蒿草丛生的老宅，狭窄灰暗的小胡同，不讲究的百姓贫民都曾使我难以忍受。我不愿领朋友到家里来，回避和别人谈



及父母,甚至和街坊邻居打个招呼都很勉强。谈恋爱时第一次带女友来家里,那种酸涩竟使我好久没说出一句话。我至今仍记得妈在厨房偷偷擦泪的情景。后来大学毕业了,结婚了,每逢周末去看父母,走进巷子口内心里总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的暖意。阳光下拙朴苍劲的老榆树,操着方言东长西短的老太太,月光下参差错落的瓦舍,聚在路灯下观棋的人群,连清晨排队去厕所都有了浓重的文化意味,那种质朴、坦诚和平易真实让我感动。我喜欢躺在我生长的木床上,听雨点打在院子里各种杂物上高高低低的声响,夜里忽然醒来,就一动不动地看窗外老柳树上的那弯月亮,耳边又响起春天悠长的柳笛;看见秋千摇来摇去,把银铃般的笑声抛撒向单纯的天空。月亮还是儿时的月亮,而我却不能回到那段单纯的日子了。

郑板桥有句:“难得糊涂”,还有“糊涂难,从明白到糊涂更难”。从成熟到单纯也是这样吧。

不久前看过现代派画展,心里老大的不服气,铺纸调色,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画不出那种形儿上的精神。不是技艺不到,而是没有那种独到的思维和情感。我明白了高更何以自我流放到塔希提岛,凡高为何会割下耳朵。单纯是深层次的成熟,是成熟的终极。所谓“大巧若拙”、“大智若愚”就是这种境界吧。这境界是一种浑然天成,没有雕凿,也不要粉饰,当你意识到单纯时,单纯已经在离你远去了。“良贾深藏若虚”似的单纯如同半老徐娘表演纯情少女,不管演技如何高超,终归让明眼人心里不舒服。



其实我们无需为成熟惋惜。单纯固然可爱，成熟也不是罪过。惟其单纯才有耕作的希望，惟其成熟才有收获的喜悦。老宅终归要拆除，城市终归要发展，孩子终归要长大成人，我们只是祈望能留下那棵老榆树，留下那块绿草地、小河流和蓝色的天空，祈望人类不要熟得滑腻，不要泯灭太多的善良、正直、真诚和热情。

没有单纯的世界是人类的地狱。



单纯时成熟是燃烧的渴望。当你被成熟压得很疲惫时，你才体味到单纯的魅力、才懂得单纯的可贵。



水藏在冰里

◎

张
绍
民

水藏在冰里

在冬天的时候,我见到水像我一样怕冷。烧开水时,壶里的一壶水,隔着一层金属也能烤火,也能把温暖拿到自己身上来,由此可见,温暖是一种好东西,是值得珍藏的,温暖躲藏在身上,水就跳了起来。我是挺喜欢,壶里的水一屁股坐在火焰上烤火的姿势,它与我面对火焰的姿势完全不一样。我坐在火边烤火,只把手伸向火光,顿时火的热情红光满面,就像贴一幅红对联一样把温暖贴在我手上了。温暖是水的藏身之所,它的藏身之所还有不少,例如我,例如一棵树,等等都是它的银行,它就把自己大大方方地藏在那里。但我更为惊奇的是水藏在冰里,它真的怕冷,想找一个不冷的地方躲一样,它的冰同意,冰答应了它。水把自己藏进了冰里,把自己的忧伤藏好,都显示了它的冰清玉洁。冰在阳光下死了,把自由美好

与
生
命
的
对
话

9





的身材还给了水，水明白了一个巨大的道理——自己对寒冷敬畏，敬畏它是一种优秀的力量，它能保存我们的青春，保存我的流畅身体。

水藏在冰里，人生藏在人体上，四季藏在一株植物身上，黑暗藏在灯光里，稻麦藏在种子里，河流藏在泉水里，道路藏在脚印里，死亡藏在人的一生中，诗歌藏在文字里……所有的“藏”都妙不可言。

冰藏在雪里，藏在自己的骨灰里，与它藏在冰里，藏在自己的骨头里是两种不同的残酷。

聚会的波涛

我见到过池塘里一群波涛在开会，它们每人都把自己的嗓子，贴到了我的耳朵里，讨论热烈，气氛自由，它们在我的耳朵里开会，我喜欢它们散会的情景，每一个波涛都能把自己抹平，不论是大个子，还是小个子，都会把自己抹平，它们躲到池塘里面了，成为了一群胃。

我见到过一群花朵聚在一棵树上，河流躲在树里，把树当衣服穿，这样的时装设计，时装设计大师望尘莫及。也许河流太大太胖了，树的衣服太小了。河水的波涛挤破了树枝。冲到了树林外面，大与小的矛盾就得到解决了，蓓蕾奋勇争先，拳头抓得紧紧的，拳头原来都是放在衣服口袋里，现在拿出来了，伸开了手……将来波涛藏在了水里，枝条的脐带对它念念不忘。

独唱和合唱的蚊子

在北京，在一间房子里，一只蚊子在放声独唱。它放声歌唱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，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，问题是：它与我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关系。我一说清楚问题就清楚了，我就在这只蚊子所在的房间里。我们同处一室，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，我的算盘是站在血的立场上进行的，那就是不被它嘴巴抽走我的血，要知道我的血是来之不易的，我要吃多少饭才养活我身上的血啊！而蚊子的打算那么嚣张，它唱歌的歌词仿佛在说，我就是要喝你的血，我就是要喝你的血，你的血是我不懈的追求，我明知道你的巴掌在等我，我也知道你的血在等我，你身上的血就是我的粮。我只想取一点点粮，不过分吧？我彻底搞清楚了，它的独唱证明这间房子里只有一只蚊子，它是一个孤独的“娘们”（吸血的蚊子皆为雌性）。我在北京与一只蚊子进行了一场一个多小时的战斗，我庞大的身躯没有占上风，没有将这个阶级敌人绳之以法。我累了，不知不觉睡了。隐隐约约感到了它用嘴巴的吸管吃饮料一样，从血液的银行里取走了它的一点点存款。它的歌声惊醒了我，它在告诉我，天下没有白听的歌声，你的耳朵听歌，就要付出鲜血的代价。

在南方的村庄，我欣赏过成群结队的蚊子边飞边唱，它们像一个合唱队，仿佛在唱赞美诗。它们在赞美一条牛尾巴，牛尾巴在猛甩，牛尾巴就是它们一根运动的跳绳，我就是当初牵牛的那个人，走在村庄的田野里放牛归来。黄昏里，我走到哪里，牛都跟到哪里，我快回家了，牛也

与
生
命
的
对
话

11



校

园

文

学

丛

书

12



快回家了,那些锲而不舍紧跟着的蚊子也快回家了,我不得而知。我的耳朵极为被动地听它们扯开喉咙唱。我不知道它们到底唱了什么?但我能肯定它们歌声的存在。在南方和北方,我都听过蚊子唱歌。

我相信,它的歌声令许多人终生难忘。回忆起来,听它唱歌,倒有一些快乐。在黑暗里,听蚊子唱歌,就好比黑暗中有一个小小的泉眼,泉水从里面流出,发出明亮的声音。

都不了解自己的身体

许多时候,我们对自己身体都是不熟悉。身体就在我们身上,但并不了解它。只有在生病的时候,人才对自己的身体刮目相看。疾病比人更重视身体,人和它都是靠人体生存,都是在人体上举行盛宴。是它叫我们审稿子一样,读自己的身体,平时几乎视而不见,甚至自己摸自己的身体就同接触麻木的东西一样。即使在洗澡时,也反复只是出于打扫卫生的需要。

我们身上久已存在的东西,我们都熟识无睹,或者也只是朦朦胧胧地了解自我的血肉之躯。有人指出你身体上的一个特征,旁观者清,你去观看自己的身上果然如此。得到了印证,你就像自己身体的一个旁观者。只是出于某种需要,你才回到它身上,认真观察它一下。

睡觉时,你的身体如同另一个大地停在那里,而你却不在场,你连一个旁观者都不是。只有醒来时,你才回来。一个人离开人世的情形也如此,一个人去世了,他离开自己的人体,人体在那里,那里面的确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fongbook.com

Xiao Yuan Wen Xue Cong Shu